

· 巴 根 著

成吉思汗大传

下

『著名蒙古族军旅作家巴根蒙古贵胄系列』

13世纪的冒险之王 征服世界的铁骑王者

一部融管理、谋略、人性、智慧于一体的传奇之作
读懂成吉思汗，便读懂了勇气与智慧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巴根◎著

成吉思汗大传

下

著名蒙古族军旅作家巴根蒙古贵胄系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吉思汗大传 / 巴根著. — 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521-0688-6

I. ①成… II. ①巴… III. ①成吉思汗 (1162 ~ 1227) —
传记 IV. ①K82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4843 号

成吉思汗大传
巴根 著

内 蒙 古 出 版 集 团
出版发行 内 蒙 古 文 化 出 版 社
(呼 伦 贝 尔 市 海 拉 尔 区 河 东 新 春 街 4 付 3 号)
印刷装订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白 鹭 姜继飞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51 字 数 810 千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1-0688-6
定 价 88.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	言	●●● 001
第 一 章		●●● 003
第 二 章		●●● 015
第 三 章		●●● 027
第 四 章		●●● 039
第 五 章		●●● 051
第 六 章		●●● 063
第 七 章		●●● 075
第 八 章		●●● 087
第 九 章		●●● 098
第 十 章		●●● 110
第 十 一 章		●●● 122
第 十 二 章		●●● 134
第 十 三 章		●●● 145
第 十 四 章		●●● 156
第 十 五 章		●●● 166

第十六章	●●● 177
第十七章	●●● 188
第十八章	●●● 200
第十九章	●●● 211
第二十章	●●● 218
第二十一章	●●● 229
第二十二章	●●● 240
第二十三章	●●● 251
第二十四章	●●● 258
第二十五章	●●● 272
第二十六章	●●● 284
第二十七章	●●● 296
第二十八章	●●● 308
第二十九章	●●● 317
第三十章	●●● 328
第三十一章	●●● 339
第三十二章	●●● 351
第三十三章	●●● 364
第三十四章	●●● 376
第三十五章	●●● 388
第三十六章	●●● 400
第三十七章	●●● 405
第三十八章	●●● 416
第三十九章	●●● 428
第四十章	●●● 439
第四十一章	●●● 452
第四十二章	●●● 464
第四十三章	●●● 474
第四十四章	●●● 486

第四十五章	● ● ● 496
第四十六章	● ● ● 505
第四十七章	● ● ● 517
第四十八章	● ● ● 526
第四十九章	● ● ● 537
第五十章	● ● ● 550
第五十一章	● ● ● 559
第五十二章	● ● ● 569
第五十三章	● ● ● 580
第五十四章	● ● ● 592
第五十五章	● ● ● 603
第五十六章	● ● ● 615
第五十七章	● ● ● 627
第五十八章	● ● ● 640
第五十九章	● ● ● 651
第六十章	● ● ● 661
第六十一章	● ● ● 671
第六十二章	● ● ● 682
第六十三章	● ● ● 693
第六十四章	● ● ● 704
第六十五章	● ● ● 715
第六十六章	● ● ● 726
第六十七章	● ● ● 737
第六十八章	● ● ● 746
第六十九章	● ● ● 756
第七十章	● ● ● 767
第七十一章	● ● ● 778
第七十二章	● ● ● 788



第三十七章

成吉思汗祖先时期，金界壕内。

“快吃，快，一会儿就到时间了。”金朝军队的一个百户长挥着马鞭催促他的部卒们。士兵们从仍在翻滚着的汤汁之中捞出大块大块的牛、羊肉送进嘴里咀嚼着。战马们也犹如主人，低下头啃草，全不理睬别的什么。

“海力拔达，你快过来。”这是百户长的声音。海力拔达是个新兵。

海力拔达走了过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百户长要让他砍下一个蒙古妇女的头祭旗，为这次出征壮威。他原本一腔豪情拿起了刀，决心在战场上砍杀蒙古魔头。然而还没有举刀冲向敌阵的时候，却让他杀掉这个已被蹂躏得不成其为人的女人。她裸露着上身被捆在木桩上，两个乳头已成了两个血洞，头耷拉着。如果没有木桩绑住她，她肯定站不起来。海力拔达这样想。“喂，海力拔达，举起你的锋利的刀，砍下她的头吧。你还犹豫什么？你如果想女人的话，金界壕那边有的是。哈哈！”百户长怪笑着催促。

其他士兵好像没有看到这个女人、这件事一样，低头吞咽着牛、羊肉。在他们看来，这与宰杀个牛、羊是一样的。海力拔达的腿和手都颤抖着，他恐惧地瞅了一眼百户长。在慵懒的月光下百户长的眼睛放出灰色的光。他又望了一下横亘在眼前的金界壕。

他知道这界壕是他们祖辈们建起，以防蒙古人进来杀戮的城墙。从小他一见到界壕上到处点燃的鬼一般的烽火时，心里就悸悸地发怵。父



辈们就给他讲蒙古人如何野蛮，怎样跨过界壕杀人，并吃人肉，尤其爱吃小孩子的鲜嫩的肉。一点点儿地往他幼小的心里播下仇恨的种子。但是，今天，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奄奄一息的血肉模糊的女人同杀人恶魔联系起来。

“快点，海力拔达，时间就要到了！”百户长不满地喊道。

海力拔达回身瞅了瞅百户长灰幽幽的眼睛，一股恐惧感袭遍全身。他终于举起了刀，直到此时他也不明白百户长为什么要杀这么一个女人，而且偏偏要让他干这事。他很用力地砍了下去。他是紧闭双眼砍这一刀的，结果砍了个空，他自己由于用力过猛，随刀扑倒在地。

“呸！骗马卵子空囊一个！”百户长厌恶地骂了句，并用刀背在他肩膀上砍了一下。他穿的是马革软甲，刀背砍在上头，并没有裂口子，但是马革软甲里的肉身骨头却咯嘣一响碎裂了。他咬牙挺住没有出声。他缓缓站起，在朦胧的月光下他看见了那蒙古女人的头颅挂在了旗杆子上。

海力拔达想不起自己是怎样攀鞍上马越过界壕的。他因肩伤已举不起刀，只随在大队人马后呼喊。但是他清楚地看见了他的同伴们所践踏过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尸首、血流、火焰，以及在尸首或火焰旁号啕的妇孺们。

这是金朝对还没有统一的蒙古各部落实行的“三年一减丁”政策的一次实践。士兵们大多还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他们只从父辈们或百户长们的嘴里听说，我们不去杀他们，他们就过来杀我们。与其等着他们来杀我们，还不如我们过去杀掉他们。道理就这么简单。不知什么缘故，百户长们还说，冲进蒙古部落后，只杀那些高过车轮的男人，女人、小孩可以掠来做奴隶。但是，士兵们真正到了战场，就无法仔细量一量到底高没高过车轮，所以只要见着站着的就是砍。

起初，实行这所谓的“三年一减丁”的屠戮时，因蒙古部落弱小，并没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所以，金军官兵对此非常感兴趣，犹如围猎时，赶杀一群群的野羊、野鹿那样兴高采烈地取乐子，甚至有时都感到乏味了。正如打猎虽然有趣，天天行此也会厌倦一样。

但是，自从蒙古草原上出了合布勒汗这个人后，金军屠戮蒙古人，就由“围猎”消遣进入残酷的战争了。起码说，可以称之为战争了。因为他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包括那些政策上规定不在“减丁”之列的妇孺也拿起了刀枪。



金朝每次“减丁”的同时也减去了不少自己的兵丁。金朝皇帝们开始大伤脑筋了。他们开始考虑不能再单纯实行这简单的屠戮政策了，而必须加进些诸如笼络之类的手段。

金朝皇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拟采取武攻灭不了、文攻以辅的手段，说白了就是先用武力征剿，不行就笼络他，最终还是要消灭他。

金熙宗基于这样的考虑，派出三万大军由大将军呼沙呼率领进剿合布勒汗的蒙古孛儿只斤部落。

合布勒汗是孛儿只斤部落的第一代汗，是蒙古一些部落第一次拥戴并称之为汗的人。他骁勇善战又颇善机谋。他探知金军三万精兵如猎兔的雄鹰般俯冲下来后，下令全部族拔寨而起匿入森林之中。他知道仅凭他几千骑兵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三万铁骑硬拼的，而且他还必须保护他们部族的妇幼老少、牲畜、财物。所以，他采取坚壁清野、避其锋芒的战术。他称之为猎熊战术。

这一年是金朝天会十五年秋。

湛湛蓝的天空中，飘浮着几朵白云，金黄黄的原野上蠕动着一支大军。

“该死的合布勒，你躲到哪里去了，你就是钻到地缝里我也把你抠出来。”呼沙呼在马背上沙哑着嗓子喊。

呼沙呼心中明白，他必须在秋季结束战斗。因为一到冬季大雪封原，大军行动就更难了，甚至有被大雪吞没的危险。但是，他越急越不见合布勒的影子。他现在已深入蒙古草原腹地了。从京城率军出发的时候，熙宗皇帝拉着他的手说：“呼沙呼，我们金朝骑在长城脊背上，面对黄河、长江，背对金界壕啊。因为我们骑在长城这条巨龙上，所以驾驭宋、西辽等不成问题。我担心的就是界壕那边的蒙古各部。我一想起他们就脊背发凉，如芒在背。你这次一定要歼灭那个合布勒，除却我心头之刺。我想你这次出兵，胜则造福女真千秋，败则遗患女真万代。慎之，慎之。”说完，熙宗把自己佩带的自开国皇帝阿骨打传下来的皇权象征的宝刀——苏勒伊日德递给了呼沙呼。呼沙呼深感肩负起了女真族这一座山。完额们就派使臣到蒙古草原见那些大部族的王，要让他们俯首称臣纳贡。一些蒙古部落的王果然这么做了，每年定期向金皇朝送去牛、羊、驼、鹿、马等各种牲畜，还有美女和各种皮张。这使金皇朝远比劳师征伐还获利。但是，合布勒汗不同于一般的蒙古部族之王，他不驯服。他凭他那如野熊般强健的身体和超群武艺训练了自己原本弱小的部族，建起一支强悍

的军队，屡屡挫败金朝军队的进攻。他成了金朝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率大军出居庸关，直捣漠北。一进这极目无际、千里无人烟的高山草原，他心中就隐隐升腾起一股悲壮。他想起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名句。他真想在马背上吟上几首诗以排解胸中的壮怀激烈的感受，但是，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句。古代戍边、征伐的将士们的那种豪迈的感情，无论如何他也体验不到。

他现在只是在一种大山压肩的责任的驱使之下率军行进着。自春夏之交进入草原腹地以来，他只是遭遇和解决了一些小的部落和军队。想找合布勒汗决一死战，结果东撞西撞，就是撞不见合布勒汗的人马。

“呼沙呼元帅，我们深入蒙古草原容易，出去恐怕就难了。现在已近中秋，天已转凉，这里一到晚秋就开始下雪。我们应做回师的打算才是。”指挥使赵平哲提醒道。

呼沙呼侧身瞅了瞅并辔而行的赵平哲没有言语。他何尝不知道这些，但是重任在肩率师远征，没有开仗就返回，怎样向皇帝交代？他有意无意地握了一把苏勒伊日德的金柄。这把刀犹如一座山压在他的头顶上，使他有喘不过气的感觉。

“元帅，再不能这样乱撞了，应该做决断才是。”赵平哲又补了一句。

赵平哲是宋朝降将，他自幼熟读兵书，深知孙子兵法，文韬武略俱备。自降金后，辅佐呼沙呼屡胜宋军，立下了赫赫战功，深受金熙宗喜爱和信赖，呼沙呼对他也是言听计从。但是，今日呼沙呼心情不好，听不进赵平哲的话。然而，也不便当着这么多大将及随从的面驳斥他，他犹如没有听见他说话一样不予理睬。赵平哲也看出呼沙呼不愿听他劝。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了。

那晚，大军宿营。一顶顶帐篷和一堆堆篝火错落散布在原野上，给偌大个草原带来了无限生气和杀机。

赵平哲踏着铺银似的月光走进了呼沙呼的大帐里。呼沙呼坐在皮椅上喝着茶。

“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叫你来呢。”呼沙呼说。

赵平哲从袖口里掏出了一张行军地图，是在白绸上绘制的蒙古草原地形图。他指着地图对呼沙呼说：“元帅，你看，我们现在这地方叫查壁淖尔，离这儿不远就是大森林哈拉秀盖，我想，合布勒可能就隐蔽在这哈拉秀盖森林里。”



呼沙呼看了看地图，轻轻地点了点头说：“你说得有道理。”

“但是，元帅，我们这时就是找到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取胜的把握了啊。因为，我们的粮草已经不够了。我们开始没有料到会这么长时间找不到他们。”赵平哲忧虑的神情溢于言表。

“依你说，该怎么办？”

“元帅，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后撤。必须赶在合布勒他们不知道我们后撤的动向的时候，赶紧撤军。”赵平哲说。

“我们三万大军，耗掉数百万银两的给养，结果没有打上一仗就回去，我怎么向皇帝交差呀？我呼沙呼征战大半生，还没有过不战而退的时候。哪怕与他们接上一仗，回去也好说话呀。”

呼沙呼的这种忧虑赵平哲早就料到了。

“元帅，我们撤到金界壕内，并不回京城，在界壕内度过冬季，然后明春再北伐，我想皇上是不会怪罪我们的。”赵平哲说。

“赵将军，你有所不知，出居庸关那日左丞相挾赖的表情，他是视我如视虎啊。”

出居庸关时，担负京师周围警卫重任的左丞相挾赖在居庸关口送呼沙呼。他让随从担来了一坛醇酒、两只绵羊，当下割下羊头把血滴在酒上，然后举起酒说：“呼沙呼元帅，皇帝赐你苏勒伊日德，证明把我大金朝廷的命运交给你。你只有进路，没有退路啊。苍天保佑你血洗蒙古，光绕战袍。”

呼沙呼听着这句话，浑身的血都在发寒、凝固。他深知挾赖依仗重兵在握，又有皇室宗亲的显赫身份和盖世战绩，早已垂涎皇帝宝座了。他呼沙呼在朝一日，挾赖就慑于他的勇武不敢轻举妄动。今天，呼沙呼要率军远征，挾赖就有些急不可耐了。

呼沙呼心里明白，他如果得胜而归更成为挾赖的心腹大患；如果败绩而返会给挾赖以口实，以损兵折将、徒劳无功的罪名除掉他。如果不战而退就会以畏敌不前、耗资巨大，甚至妄加通敌图变、拥兵自重的不赦罪名。呼沙呼不惧熙宗，而惧挾赖，所以他如今是进退维谷了。

赵平哲看出了呼沙呼的两难心情。他叹了口气说：“元帅，我也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凶狠的狼，我们背后更有猛虎在蹲伏着。但是，我想，只要元帅你掌中握着几万铁骑，谁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们保存实力是图生存的第一需要啊。”

到这时，呼沙呼也不得不认真考虑赵平哲的即刻退兵之计了。“好吧，明日召集众将领详加计议，退还是进。”他瞅了瞅赵平哲说。

那晚，深秋的天空灰蒙蒙的发沉，过早来到的高原西北风呼啸，抽打着金军蜿蜒数十里的露营帐。当午夜来临的时候，值哨的军卒们张大口吸着凉风，以驱赶一阵阵袭来的困倦。

最早发现火光的，是今夜值哨官百户长海力拔达。他从一个不敢举刀砍蒙古女人的怯懦的青年，现已成长为英勇无比的战将了。他突然看到了西北方向一股火突兀地蹿起，借助风势席卷而来。“喂，起大火了！快，快起来！”他情急之中大声喊着，并令卫兵吹响了牛角长号。号音急促而哽咽如泣。按金军紧急出动的预约信号，各军营到处响起了号音。一时，号音伴着风声呜咽如鬼哭。正在酣睡中的军卒们自梦中惊醒，寻找铠甲、刀剑、战马，到处乱撞乱喊。受惊的战马有的已挣脱了缰绳哐哐嘶鸣着乱跑乱奔。将领们在亲兵们的簇拥下呼喊各自的军团，想收拢部队，安定秩序。

然而，这些都是徒劳的。犹如天边滚来的大火霎时吞没了这一切的喧嚣，只以呼呼的长啸声代替了其他一切嘈杂之声。

呼沙呼即刻判断出这是蒙古军队的火攻战术。但是，已经晚了。这些天来一直在马上颠簸，却见不着要消灭的对手，神情沮丧，又考虑着怎样向皇上交待，结果忘记了深秋之季在这高原上，只要划一道火星就会酿成铺天盖地的大火。果不其然。但是，凭他多年征战的经验，露营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河流的右岸。只要部队有秩序地向右侧的河流撤离，会减少伤亡的。

他大声命令各将领要迅速向火的一侧撤离进河里。后来他才感到，他这个命令此时已无法传到离他十步远的地方了。他只好在亲兵、随从们的簇拥下向河边逃去。

他们纷纷冲出大火靠向河边，并跳进了河里。不少的军卒们已变成了滚动的火球，滚进河中。有的跳进河里，身上的火虽然熄灭了，但是，却再也没有爬起来。

呼沙呼涉到河的左岸，回身瞅着变成一片火海的大营和呼爹喊娘逃出火海的官兵们，胸腔如崩裂般的难受。他侧身对赵平哲说：“赵将军，天火烧营，天不容我呀！”

“元帅，我敢断言不是天火，这肯定是合布勒那个魔鬼所为。这不



是天火……”赵平哲的铁甲外的软披篷已烧得只剩了根系在脖子上的带，他边说边把那根系带解下来扔在地上，深深地呼吸了几下。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合布勒所为呀！”呼沙呼很平静地说。

这时，赵平哲才明白呼沙呼所指的是什么意思了。

“赵将军，赶紧招呼涉河的兵马由大火的上风头重新过河回撤。”呼沙呼说。赵平哲明白，如果没这河岸无论是顺河而下还是逆河而上都会跳进伏兵口袋里，只有从大火的上风头回撤才能有一线生路。

当呼沙呼的大军重新涉河汇聚的时候，合布勒的大军杀了过来。毫无抵抗力的金军只顾弃甲逃窜。好在他们的粮食辎重被大火焚烧殆尽，剩下的是只身匹马的士卒们，而且很多战马连鞍子都没备。所以，他们奔逃起来速度很快。

直到第二日的近午时分，呼沙呼他们才甩掉了合布勒大军的追赶。

呼沙呼伏在马鞍前轡之上泪流满面：“呜呼，我呼沙呼征战几十年，还第一次这样，没有见到敌手就兵败至此。天不容我呀！”

“赵将军，出师未捷，惨遭火攻，谁之过也？”呼沙呼沙哑着嗓子问。

赵平哲一时没有听明白。

“赵将军，你说，我们几乎全军覆没谁之过也？按金律应怎样处置？”呼沙呼仍以低沉的口气问。

这口气恰似这高原深秋的厉风那样，吹透了赵平哲的五脏六腑，甚至他的骨髓。

赵平哲突然哈哈大笑说：“元帅，小将明了你的意思。小将只有一愿，万望元帅灭我九族之时，留我一根独苗，留我们赵家一条血脉。这样，也不枉了我赵平哲跟随你十余年，我在九泉之下也瞑目了。”

“赵将军，我记住你的话了。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我会养育他的。”呼沙呼抬起头来向赵平哲抱拳行礼。

赵平哲在马上正了正衣冠，然后向南拜了三拜，心中默念着：“宋皇、父母双亲，不忠之臣、不孝之子赵平哲无颜向你们说什么了。悔不当初，在朝廷奸佞排挤之下，一时糊涂率部降金，写下一生的耻辱历史，留下了千古骂名。今日这也是罪有应得呀，请你们原谅我吧。”

赵平哲拔出所佩宝剑，在阳光下晃动了一下，然后突然向脖颈抹去。

呼沙呼带着残兵败将日夜兼程回到了金朝，然后向熙宗皇帝和挾赖哭诉赵平哲暗通合布勒，里应外合，火烧大营，致使大军一败涂地。

熙宗下令灭赵平哲九族。

呼沙呼派心腹之人先行潜入赵府，抱走了他的幼子赵怀南。

从此，呼沙呼在朝中的威势锐减，挾赖的气焰益发嚣张。

金熙宗经这次巨大损失，不敢再派兵深入蒙古草原进剿了。他想出了新的计谋。他派使者到蒙古草原，邀请合布勒汗来京城议和。

合布勒汗见金的使者后，慨然应允前去议和。

合布勒汗带上了给金熙宗的马、牛、羊、鹿、驼各百头和十名美女以及上千张名贵的兽皮，还有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在金使的带领下，第一次越过金界壕向金朝的都城燕京出发了。

合布勒汗走到长城的时候，站在长城之上极目远眺这如巨龙般横卧在千山万岭之脊顶的长墙，赞叹不已。人马爬上这山顶都如此艰难，建造它的人是以什么样的技巧，以什么样的毅力，以什么样的代价建起了这座犹如悬在云雾之中的长城啊！金使也看出了合布勒汗的惊异之色，他掂着胡须说：“大汗，这长城是汉人的几代王朝陆续建起的，就是为了防备我们北方人啊。结果，它没有挡住我们女真人的铁骑，现在我们大金皇朝骑在了这条巨龙之上。”金使的得意之色毫不比这长城的雄伟傲态逊色。

“使臣，金界壕可是无法与这长城相提并论啊。”合布勒汗微笑着说。

金使听出合布勒汗的话中之音，干笑着说：“那也是一个不朽之作，也都是为了战争的一时之需呀。”

合布勒汗看着城墙之上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心想，女真人当初也真是了不起呢，他们硬是闯过了这道长墙。

当合布勒汗见到壮美无比的金都城燕京的时候，更加惊叹不已了。他想，你们已经有了如此辉煌、精美而雄伟的城堡、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繁华的街市，你们还不满足，还要到处去抢掠扩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真是应了“生灵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只要一口气他就需要吞咽”这句话不成？

到京城的第三日，金熙宗皇帝召见了合布勒汗。

金熙宗端详着这个宽大的肩膀上顶着方正的脑袋的年轻人、使他损兵折将令他头痛的蒙古汗，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蒙古孛儿只斤部汗合布勒给大皇帝请安。”合布勒汗按蒙古人的礼节躬下身把双手贴在胸前行礼。



“免礼。赐座。”

合布勒坐在熙宗一侧。两厢排列着金朝文武大臣。呼沙呼瞅着这个一把火烧掉他几万大军的合布勒，恨不得上去咬他一口。

“合布勒汗，我们的祖先们同样是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繁衍生息的，我们本应各守本土和睦相处才是，不想你们蒙古人屡屡妄动干戈，侵扰边境，杀戮无度。这是很不应该的。”金熙宗说。

“皇帝，你可知道，呼沙呼元帅的几万大军是在我的领土查壁淖尔上被火烧的呀，那里离这儿有几千里呢。至今，我们兵马还没有到过你的长城边呢。你说得对，我们应该各守本土和睦相处才是。”合布勒汗回道。

金熙宗一时语塞。

“合布勒，你不要狡辩。你的祖先早就是臣服于我金朝的附庸，你应该按岁进贡，孝敬朝廷才是。结果你桀骜不驯，屡犯我朝尊严。该当何罪？”呼沙呼憋不住斥责道。

“呼沙呼元帅，你带几万大军是为催贡去了？如果是催贡，有一使者带些随从足矣，用不着劳你大元帅的驾呀。”合布勒说。

呼沙呼忽地站起，抽出了宝剑。

合布勒端坐未动。

“呼沙呼不得无礼。”金熙宗喝道。

“大皇帝，你请我来，不是为了砍我的人头吧？如果那样，你们砍好了。但是，你们不想一想，我的数万铁骑就在金界壕那边。他们一旦知道了，会怎么样，你们清楚。”金熙宗知道合布勒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枭雄，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敏捷的头脑和犀利的言辞。这人不好对付，熙宗想。

“合布勒汗，我请你来可不是请来一个好斗的牯牛。我是请你来议和的。地大无际，天大无边，我们各守一地安居乐业吧。你看怎么样？”熙宗说。

“皇帝，我如果没有诚意就不来你这里。我怕死更不敢来的。

“我也想两邦平息干戈，休养生息，利于万民。我本不想杀谁。非要想杀点儿什么消遣的话，草原上有的是野牲，杀也杀不完，为什么非要砍人头见人血呢。我们还是和睦相处吧。但是，我想，你们每三年一次的‘减丁’必须停止。”合布勒汗颇为激动地说。

“爽快，真是爽快的人。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再向蒙古用兵，但是，你们必须按祖制每年如期进贡，不得有误。”金熙宗说。

“这一点我也明白。”合布勒答道。

合布勒汗退出皇宫后，熙宗与众大臣进行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那就是杀掉合布勒还是放回合布勒。想杀掉的是以呼沙呼为首的一帮大将。金熙宗则不同意，理由很简单，他怕引起更大的战乱和后院起火，不利于对宋的战争。挾赖则支持熙宗的意见，他怕的是蒙古再度引起战乱，熙宗要派他去进剿。弄不好，他也会落个呼沙呼的下场。两方争执不下。熙宗只好说改日再议。

第二日晚，熙宗举行了隆重的宴会款待合布勒。

宽敞的皇宫里铺上了龙凤图案山水彩绘的地毯。地毯之上是一色红木矮桌。宫内点燃了六十四盏大红蜡烛，六十四挂大红灯笼，把整个宫殿照得如同白昼，辉煌煌煌耀眼眩目。

按照金、蒙习俗，人们都围矮脚桌席地而坐。矮脚桌上摆满了美味佳肴。

这些铺张和摆设使合布勒汗犹如置身于七彩云雾之中，身飘心荡不能自控了。宴会开始后，宫女们用金银镶边的玉盘、玉杯端来了醇酒。然后乐声大作。

酒过三巡后，熙宗一招手，十六名艺伎翩翩起舞，犹如彩蝶翻飞，花叶纷落。合布勒汗在熙宗和其他大臣的频频劝敬之下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大口大口地咀嚼着过去从未吃过的精美食品，不久醉眼蒙眬。待艺伎们的舞结束后，同样有十六名武士头戴各种兽面具，其中八人手拿月牙形刀，八人手拿虎头盾牌跳起了传统的仿兽舞。刀光剑影与酒光杯影相融，酒光之武士们拔起刀剑围了上来。

合布勒全不理睬这些，他摇摇摆摆站起后，抱拳向熙宗说：“大皇帝，你的武士舞得真好，我今天高兴，你先让武士退下，我给你跳一段我们蒙古人的摔跤之舞。”

他不等熙宗回答，摘下佩刀放在桌子上，然后又脱下了长袍，只剩下内穿的短衣，露出了那一块块的紫黑色的肌肉和如檩子般粗壮的胳膊。

熙宗看着这一国之汗的酒后丑态，拊掌哈哈大笑道：“合布勒汗，好样的。武士们，你们都退下，我们先看蒙古汗——合布勒汗的摔跤之舞。”

合布勒汗自己喊了声“布和塔彬”（放出摔跤手）的长调后，振起双臂，跳跃双足，如雄鹰下山般地舞动起来。那摔跤舞集蒙古民族粗犷豪迈和骁勇剽悍于一身，动作线条粗放，简单明快之中蕴含着千钧之力、



万种雄姿。这是金熙宗所始料不及的。正在他暗暗观察这舞中的内韵之时，合布勒汗突然步伐大乱，醉态大显，摇摇摆摆地走到熙宗桌前。

“合布勒汗，你的摔跤舞跳得不错，我敬你一杯。”熙宗说。

“大皇帝，我醉了，我跳不动了。你也来跳一段吧。”合布勒语言已不那么清晰了。

熙宗笑而不语，捋了一下他秀美的长髯。

“大皇帝，你的胡子真长啊，就像马尾巴一样。好看，好看。”合布勒边说边伸手一把抓住了熙宗的一缕长髯，疼得熙宗只好站了起来。

“合布勒，你不得无礼。”以呼沙呼为首的金朝将士手握刀柄吼了起来。

“好，好，我放下就是了。”合布勒松开手回转身往回走，却一脚踩空扑倒在地毯上。

熙宗已看出合布勒大醉不能自控了。“快，来人，把合布勒汗扶回去休息。”

侍兵走上来扶起合布勒。合布勒又说：“皇帝，按我们蒙古人的习俗，我要用这把刀换你的刀，你可愿否？”

熙宗厌烦他的丑态，从身上解下随身携带的宝剑递给了合布勒。合布勒接在手中连声谢都没有，被侍兵们扶着走了。

第二日近午，他们才发现，合布勒汗人去客馆空，只留下几个杂役。急得熙宗立刻派呼沙呼去追，结果他早已过了居庸关远走了。

“京城的大门、各关口为什么放他走了？你们这些坏大事的蠢材！”熙宗大骂道。

“皇帝，他是拿着你的御用宝剑啊。”呼沙呼提醒道。

熙宗这才想起，昨晚与合布勒换刀之事。他气愤得不能自控，颓然坐在那里。此时，他才明白，到底谁是真正的醉者，谁真正受辱露丑了。此后，熙宗咬紧牙关又派兵征伐蒙古合布勒汗，都没有取胜。合布勒死后，他们利用塔塔尔与孛儿只斤部的矛盾，诱杀俺巴该汗，从此更与蒙古孛儿只斤部结下了血海深仇。